

世界美术名作 二十讲

傅雷 著

傅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J230.2/19=5

2017



傅雷

世界美术名作 二十讲

傅雷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/ 傅雷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6

ISBN 978-7-5596-0496-5

I. ①世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美术史—世界 IV. ①J11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9536号

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

作者: 傅雷

选题策划: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鹏

特约编辑: 肖瑶

封面设计:  灵动视线

版式设计: 文明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0千字 960毫米×640毫米 1/16 印张16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496-5

定价: 2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
010-85376701

序

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，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。好鹜新奇之徒，惑于“现代”之为美名也，竞竞以“立体”“达达”“表现”诸派相标榜，沾沾以肖似某家某师自喜。肤浅庸俗之流，徒知悦目为美，工细为上，则又奉官学派为典型：坐井观天，莫此为甚！然而趋时守旧之途虽殊，其昧于历史因果，缺乏研究精神、拘囚于形式，竞竞于模仿则一也。慨自“五四”以降，为学之态度随世风而日趋浇薄：投机取巧，习为故常，奸黠之辈且有以学术为猎取功名利禄之具者；相形之下，则前之拘于形式，忠于模仿之学者犹不失为谨愿。呜呼！若是而欲望学术昌明，不将令人与河清无日之叹乎？

某也至愚，尝以为研究西洋美术，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，而非即创造本身之谓也，而研究又非以五色纷披之彩笔曲肖马蒂斯、塞尚为能事也。夫一国艺术之产生，必时代、环境、传统演化，迫之产生，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，必土质、气候、温度、雨量，使其生长。拉斐尔之生于文艺复兴期之意大利，莫里哀之生于十七世纪之法兰西，亦犹橙橘橄林之遍于南国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也。陶潜不生于西域，但丁不生于中土，形格势禁，事理

环境民族性之所不容也。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一。

至欲撷取外来艺术之精英而融为己有，则必经时势之推移，思想之酝酿，而在心理上又必经直觉、理解、憬悟、贯通诸程序，方能衷心有所真感。观夫马奈、凡·高之于日本版画，高庚之于黑人艺术，盖无不由斯途以臻于创造新艺之境。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二。

今也东西艺术，技术形式既不同，所启发之境界复大异，所表白之心灵情操，又有民族性之差别为其基础。可见所谓融合中西艺术之口号，未免言之过早，盖今之艺人，犹沦于中西文化冲突后之漩涡中不能自拔，调和云何哉？矧吾人之于西方艺术，迄今犹未臻理解透辟之域，遑言创造乎？

然而今日之言调和东西艺术者，提倡古典或现代化者，固比比皆是，是一知半解，不假深思之过耳。世惟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，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，亦惟有此惴惴默默之辈，方能孜孜矻矻，树百年之基。某不敏，何敢以此自许？特念古人三年之病必求七年之艾之训，故愿执斩荆棘，辟草莽之役，为艺界同仁尽些微之力耳。是编之成，即本斯义。编分二十讲，所述皆名家杰构，凡绘画雕塑建筑装饰美术诸门，遍尝一啻。间亦论及作家之人品学问，欲以表显艺人之操守与修养也，亦有涉及时代与环境，明艺术发生之因果也，历史叙述，理论阐发，兼顾并重，示研究工作之重要也。愚固知画家不必为史家，犹史家之不必为画家；然史之名画家固无一非稔知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者，此其作品之所以必不失其时代意识，所以在历史上必为承前启后之关键也。

是编参考书，有法国博尔德（Bordes）氏之美术史讲话及晚近诸家之美术史。序中所言，容有致艺坛诸君子于不快者，则惟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。

傅 雷

1934年6月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001
--------	-----

第一讲 乔托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·····	001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讲 多那太罗之雕塑·····	00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讲 波提切利之妩媚·····	01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讲 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（上）·····	02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瑶公特》与《最后之晚餐》

第五讲 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（下）·····	04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人品与学问

第六讲 米开朗琪罗（上）·····	05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西斯廷礼拜堂

第七讲 米开朗琪罗（中）·····	06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圣洛伦佐教堂与梅迪契墓

第八讲 米开朗琪罗（下）·····	07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墓与《摩西》

第九讲 拉斐尔（上）·····	08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《美丽的女园丁》

二 《西斯廷圣母》

第十讲 拉斐尔（中）	095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梵蒂冈宫壁画——《圣体争辩》

第十一讲 拉斐尔（下）	10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 毡幕图稿

第十二讲 贝尔尼尼	11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巴洛克艺术与圣彼得大教堂

第十三讲 伦勃朗在卢浮宫	12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木匠家庭》与《以马忤斯的晚餐》

第十四讲 伦勃朗之刻版画	14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五讲 鲁本斯	15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六讲 委拉斯开兹	16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西班牙王室画像

第十七讲 普桑	18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八讲 格勒兹与狄德罗	197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九讲 雷诺兹与庚斯博罗	20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十讲 浪漫派风景画家	22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人名译名原名对照简介	23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讲

乔托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

乔托 (Di Bondone Giotto) 可说是基督教圣者阿西西的方济各 (Saint Francois d'Assise, 1182—1226) 的历史画家。他一生最重要的壁画分布在三所教堂中, 其中二所都是方济各派的寺院。在阿西西教堂中, 就有乔托描绘圣方济各的行述的壁画二十八幅。翡冷翠圣十字架大寺的内部装饰, 大半是乔托以圣方济各为题材的作品。帕多瓦城阿雷纳教堂中, 乔托描绘圣母与耶稣的传略的三十八幅壁画, 也还是充满了方济各教派的精神。

所谓方济各教派者, 乃是 1215 年时, 基督教圣徒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创立的一个宗派。教义以刻苦自卑、同情弱者为主。十三世纪原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、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, 是诞生但丁、培根、圣多马的时代。圣方济各在当时苦修布道, 说宗教并非只是一种应该崇奉的教义, 而其神圣的传说、庄严的仪式、圣徒的行述、《圣经》的记载, 都是对于人类心灵最亲昵的情感的表现。以前人们所认识的宗教是可怕的, 圣方济各却使宗教成为大众的亲切的安慰者。他颂赞自然, 颂赞生物。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, 称燕子为“我的燕姊”, 称树木为“我的树兄”。他说圣母是一个慈母, 耶稣是一个娇儿, 正和世间一切的慈母爱子一样。他要人们认识充满着无边

的爱的宗教而皈依信服，奉为精神上的主宰。

圣方济各这般仁慈博爱的教义，在艺术上纯粹是簇新的材料。显然，过去的绘画是不够表现这种含着温柔与眼泪的情绪了。乔托的壁画，即是适应此种新的情绪而产生的新艺术。

乔托个人的历史，很少确切的资料足资依据。相传他是一个富有思想的聪慧之士，和但丁相契，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博学的人。翡冷翠人委托乔托主持建造当地的钟楼时，曾有下列一条决议案：

“在这桩如在其他的许多事业中一样，世界上再不能找到比他更胜任的人。”

艺术革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公式：一种艺术渐趋呆滞死板，不能再行表现时代趋向的时候，必得要问返自然，向其汲取新艺术的灵感。

据说乔托是近世绘画始祖契马布埃（Cimabue）的学生，但他在童年时，已在荒僻的山野描画过大自然。因此，他一出老师的工作室，便能摆脱传统的成法而回到他从大自然所得的教训——单纯与素朴去。

他的艺术，上面已经说过，是表现方济各教义的艺术。他的简洁的手法，无猜的心情，最足表彰圣方济各的纯真朴素的爱的宗教。

从今以后，那些悬在空中的圣徒与圣母，背后戴着一道沉重的金光，用贵重的彩石镶嵌起来的图像，再不能激动人们的心魂了。这时候，乔托在教堂的墙壁上，把方济各的动人的故事，可爱的圣母与耶稣、先知者与使徒，一组一组地描绘下来。

《圣方济各出家》，表现圣方济各卸下衣服，奉还他的父亲的情景。还有《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》《圣方济各在苏丹廷上》《圣方济各驱逐阿莱查城之魔鬼》《圣方济各之死》《圣母之诞生》《施洗者圣

约翰之诞生》《访问》《基督在十字架下》《下葬》等等，都像当时记载这些宗教故事的传略一样，使十三、十四世纪的民众感到为富丽的拜占庭绘画所没有的热情与信仰。

这些史迹，乔托并不当它像英雄的行为或神奇的灵迹那样表现，他只是替当时的人们找到一个发泄真情的机会。因为那时的人们，一想起圣方济各的遗言轶事，就感动到要下泪，所以乔托的画就成了天真的动人的诗。在《圣母之诞生》中，许多女仆在床前浴着婴儿，把他包裹起来。这情景，圣约翰、圣母、耶稣，已不复是《圣经》上的“圣家庭”，而是像英国批评家罗斯金（John Ruskin）所谓的“爸爸、妈妈与乖乖”了。

这种亲切的诗意最丰富的，要算是《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》的那张壁画了。这个十分通俗的题材，曾被不少画家采用过，但从没有一个艺人，能像乔托那样把圣方济各的这桩天真的故事，描写得真切动人。十六世纪时韦罗内塞（Veronése）画过《圣安东尼向鱼类说教》。那是：一个圣者在暴风雨将临的天色下面，做着大演说家的手势，站在岩石上面对大海。乔托的作品却全然不同：圣方济各离开了他的同伴，走到路旁，头微俯着，举着手，他正在劝告小鸟们要颂赞造物，因为造物赐予它们这般暖和的衣服，使它们可以借此抵御隆冬的寒冷，并给予它们枝叶茂盛的大树，使它们得以避雨，得以筑巢栖宿。小鸟们从树上飞下来，一行一行地蹲在他面前，仿佛一群小孩在静听“基督教义”功课。有的，格外信从地，紧靠着他；有的，较为大意，远远地蹲着。一切都是经过缜密的观察而描绘的。笨拙的素描中藏着客观的写实与清新的幻想。

圣者的手，描得很坏，小鸟也画得太大，飞鸟也飞得不行。十八世纪以来的动物画家可以画得比他高明十倍。他的树，像纸板做的一样。但是我们看了圣者向小鸟说教，小鸟谛听圣者布道的情景，我们感动到忘了它一切形式上的笨拙。原来那些技巧，只要下一番功夫就可做到的。

此外，这种新艺术形式所需要的特殊的长处，是前此的画家们所未想到的：在构图方面，它更需要严肃与聪明；在观察方面，更需要真实性。

在描写历史或传说的绘画中，第一要选择能够归纳全部故事的时间。一幅历史画应该由我们去细心组织。画家应当把衬托事实使其愈益显明的小部分搜罗完备，更当把一幅画的题材，含蓄在表明一事实的一举手一投足的那一分钟內。

可是，对于乔托，一件史实的明白的表现，还是不够，他更要传达故事中的热情来感动观众，因此，他不独要选择可以概括全部事实的顶点，并且还要使画中的人物所表现的顶点的时间，同时是观众们感动得要下泪的时间。在《圣方济各出家》一画中，这一个时间便是方济各脱下衣服投在他父亲脚下，阿西西城主教把一件大氅替他遮蔽裸体的一幕。他父亲的震怒，使旁人不得不按住了他阻止他去鞭撻他的儿子。路上的小儿，亦为了这幕紧张的戏剧而叫喊着，在两旁投掷石子。在《基督在十字架下》（今译《哀悼基督》）一画中，乔托选择了圣母俯在耶稣的脸上、想在他紧闭的眼皮下面寻找她孺子的最后一瞥的时间。

如果要一幅画能够感动我们，那么还得要有准确而特殊的动作，

因为动作是显示画中人物的内心境界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乔托亦有极大的成功。

《圣方济各在苏丹廷上》那幅壁画，据当时的记载，有下列这样的一桩典故：

圣者一直旅行到信仰回教的国中，大家都佩服他的德行，他们的苏丹（即回教国君主之称）想把他留下。圣方济各受了神的启示，就说：“如果你答应崇拜基督，那么，我为了爱基督之故就留在你们这里。你如果不愿意，我可给你一个证据，使你明白你的宗教与我的宗教孰真孰伪。生起火来，我答应和我的弟兄们走到火里去，你那里，也同你的僧徒一起蹈火。”苏丹声明他相信他的僧徒中，没有一个敢接受这种真理的试验。圣方济各又说：“你答应放弃对于穆罕默德宗教的信仰罢，我们可以立刻踏到火焰中去。”这时候，他已撩起衣裙，做着预备向前的姿势。然而苏丹没有接受他的条件。

乔托的壁画，即是描绘那“撩起衣裙，预备向前”的一刹那。画中共有六个人，都感着极强烈的而又互相不同的情绪。六个人个个都在准确明白的姿势中，表出他们的心境。苏丹的僧徒们，正在惊惶逃避，他们大张着衣裙以避炉火的热度，并可借此看不见圣徒蹈火的可怕的情景。圣者的弟兄们做着惊骇的姿势。苏丹，在王座上，命令他的僧徒不许离去。在这纷乱的场合中间，圣方济各的动作即有两种意义：第一，表明他是跣足着；第二，表明撩起衣裙，乃是准备举步。

这般生动的描写，当然非金碧辉煌的拜占庭艺术所可同日而语了。

那幅画上的人物，且是对称地排列着如浮雕一般。苏丹的王座正在正中，炉火与圣者就在他身旁。全部的人物只在一个行列上。

他的素描与构图同样是单纯，简洁。这是乔托的特点。

乔托全部作品，都具有单纯而严肃的美。这种美与其他的美一样，是一种和谐：是艺术的内容与外形的和谐；是传说的天真可爱，与画家的无猜及朴素的和谐；是情操与姿势及动作的和谐；是艺术品与真理的和谐；是构图、素描与合乎壁画的宽大的手法及取材的严肃的和谐。

现代美术史家贝伦森（Berenson）曾谓：“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，生命的自白，与神明之皈依者，自乔托始。”

实在，这热情的流露，生命的自白，与神明之皈依，就是文艺复兴绘画所共有的精神。那么，乔托之被视为文艺复兴之先驱与翡冷翠画派之始祖，无论从精神言或形式言，都是精当不过的评语了。

第二讲

多那太罗之雕塑